

漫天雪著

姐妹



大光出版社出版

I247.7
182

姐 妹

漫 天 雪 著

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

55451
SBI

姐

妹

著 作 者：漫 天 雪

出 版 者：大光出版社有限公司
香港馬寶道六十四號

承 印 者：新雅印務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謝菲道 301 號

一九七七年八月再版 H.K. \$ 1.90

版 權 所 有 * 翻 印 必 究

目 錄

「犯罪者」	一
姐妹	一七
惠玲	二九
吃	三八
我對不起他	四三
我的三個親人	六〇
「夜班」	八三

「犯罪者」

風像巨手，無情地扯亂玉明的頭髮和衣衫。但她似乎毫無所覺，只是一步一步的走着。脚步時疾時緩，她似乎去一個什麼地方，但又不很願意——誰知道呢？

「××醫生」的牌子已經看得見了，離目的地已經不遠，玉明反而却步起來了。

「我真的要去嗎？我真的要這樣做嗎？」她又重複問自己，這個問題已思索了千百次，每次的答案都是模稜兩可。

但時間不能再拖延了。已經兩個多月了，再遲些，她就會感到孩子在自己體內「跳躍」，生命是何等莊嚴與神奇啊。再遲些動手術，是危險的。其實遲疑些什麼呢？自己不是吃了許多紅花、歸尾，和據說吃了能流產的藥嗎？

多年前，當她抱着第一個孩子，她感到了做母親的驕傲和喜悅。她看着產房裏的姊

妹，她覺得她們雖然憔悴，甚至有些浮腫，但每張臉都一片柔和，她無法忘却。這是女性的光輝啊——雖然有些媽媽會是苦樂參半的。

現在大兒子五歲了，小兒子也三歲了，當她親着他們的小臉，她還感到了那股乳香，她就覺得爲了他們，再辛苦也值得。

她又快要做媽媽了，她很希望有個小女兒。兒子不是不好，但總嫌單調些。彩虹所以美，就是它多姿多彩。而且女孩子總是可愛的，不論是活潑還是文靜，只是美態不同。而且女兒會比兒子體貼得多。

玉明多希望養個女兒啊！但那是不能夠的。

玉明不知道應該怨恨丈夫，還是可憐他。他本來是老老實實的、勤勤懇懇的五金工人，他如果每天跟機器一樣工作，還勉強可以維持着苦日子。但他不願做機器，不願過半飢半飽的生活。但不這樣做，又怎樣呢？他不知道。打劫銀行嗎？道德觀念不容許他這樣做。他只好靠運氣了。賭博在這裏不但普通，還受到了鼓勵。賭馬是御准的，「麻雀」則有學校，馬票不但有海報宣傳，還在電視上「吹」哩。「字花」、「大檔」裏的各式各

樣「娛樂」……是這樣迷人，這樣令人眼花撩亂。

丈夫去賭是那樣平常的事，許多悲劇就那樣平平常常的發生。一點也不「曲折」，一點也不「動人」。玉明丈夫也不是不顧家，他贏了就拿錢回家，輸掉了就後悔，只會雙眼發光，傻傻的坐在那裏。玉明知道自己已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一個可以倚靠的人，雖然他們每天同住在一間房裏。

許多勞動婦女，當她們失去了丈夫（多少勞動的工友死在工傷事故上啊！）她們就咬緊牙根，默默地承擔了一切苦難。玉明也這樣做了，當她看見自己粗實如小樹的手臂，她苦笑了。這雙手雖然強壯有力，但挽救不了沉淪的丈夫。一雙手的力量還是太小太小啊。

玉明在酒樓做清潔工人，薪金加上了小賬，每月也有五六百元，可以養活兩個孩子了。當她親着兒子的時候，許多時會覺得對他們不起，她不能帶他們看電影、逛公園，沒空和他們玩。因為她一天工作十多小時，又沒有假期。但這些又怎能怪責她呢？當她在茶樓看見那些歡笑的孩子，當她乘車看見那些蹣跚板、秋千……她心裏就有點難受，但她已經盡了責任。

孩子什麼時候才能在陽光下跳躍歡笑呢？難道待他們消失了童年的時候？

現在又懷孕了，該怎樣辦？是要打掉它！不然全家的生活都會受影響。但她太渴望有個小女孩。看她笑，看她哭。看她那條小辮子，看她那素色的小裙……但這是個奢望，就算這胎真是個女嬰，她也沒辦法。有時生活是需要人硬起心腸的。

她一定要做個「犯罪者」！

在醫療所裏，她的心在急促地跳，手也是冷的。她突然害怕起來，如果這是「合法的，她會覺得安全些。真的。會死掉嗎？孩子們怎麼辦？啊！想這些都是多餘的，因為這個時候，想和不想都是一樣的。

「李玉明。」護士姑娘在喚她……。

玉明從小銀包裏拿出了驗尿報告書給醫生。

「醫生，我是×××介紹來的。」

「唔。」醫生邊看報告書邊說，「先替你打口針吧，好嗎？」

「不！我已經打了三次針了。但不行。」

「哦。你打的針是多少錢的？」

「兩次五元。一次十二元。」

「那麼動手術吧，你有帶錢來嗎？×百塊。」

「醫生，太貴了，可以減些嗎？」

「不用說了，就是×百塊。」

「醫生，安全嗎？」

「絕對安全。你放心好了。沒把握，我也沒膽子做啊。是嗎？」

「好吧，醫生。」

「你先出去交手續費吧。」

玉明把錢交給了姑娘，姑娘叫她在「自願書」上簽名，自願書上大意說，自己是因小產來求診的。姑娘遞了一杯開水給她，叫她吞下一顆白色的藥丸，並着她先坐一會。

玉明坐在梳化椅上，不一會她就看到別的女人交手續費，並和她一樣吞藥丸，她就覺得自己的緊張很可笑，有點大驚小怪了。

啊，那個穿紫色衣裙的、長髮披肩的姑娘，也是來墮胎的嗎？她好像只有十七八歲，那樣秀氣，那樣害羞，依偎在母親（跟她長得一模一樣）身邊，不敢看人。她爲什麼會來這裏呢？是給「愛情」欺騙了嗎？男孩子在戀愛的時候，會特別聰明，姑娘們却會愚蠢起來，因爲「少女情懷總是詩」，她自己的心跟雲彩一樣，飄浮不定，連她自己也不清楚，也無法捉摸。十七八歲是容易失足的年齡，一株小草，一朵小花也會使她哭，使她笑。何況是甜言蜜語呢？也許她沒有受騙，也許她的愛人有了不幸。也許她爲了金錢而販賣了寶貴的童貞……誰知道呢？但願她振作起來。

又是一個長頭髮的姑娘，那條迷你裙已經短得不能再短了。但她不在乎，她神色自若，好像她不是來做一件「不好」的事，而是來「欣賞」什麼。她斜靠在一個打扮新潮的男孩子身上，好像這個世界只有他們兩個。那個男子也不夠二十歲，他們過早地做了他們還不應該做的事情。也許，他們視這些爲「愛情遊戲」。

他們預支了婚姻生活，但又不打算結婚，但他們又毫不在乎，爲什麼會這樣呢？爲什麼會這樣呢？



一個長頭髮的姑娘，斜靠在一個打扮新潮的男孩子身上。

玉明難過地想：孩子將來會像他們一樣嗎？爲了給他們吃和穿，自己每天已弄得筋疲力倦了。他們學好學壞，她已經管不到了。

已失去了丈夫，而孩子……在這個把自私看作聰明，把兇殘當作勇敢，把色情看作風流的社會裏，他們會變得怎樣呢？……

兩個在高談闊論的女人吸引了玉明，使她在沉思中醒轉過來。

有一個是濃裝艷抹，眼蓋塗得很藍很藍，假睫毛很曲很長，指甲和腳甲都塗上血紅色。

她還很年輕，玉明真想替她除下睫毛，抹淨脂粉，洗去那血紅的指甲油。她的臉一定還帶稚氣。

玉明相信她本是貧窮人家的女兒，因爲她的談吐沒有裝假，因爲她的化裝還不「及格」。「高貴」的女人，玉明在酒樓看得多了。那些有閒的女人，她們的打扮、儀態都差不多，因爲她們進過美容學校。她們用的香水，穿的服式都差不多，因爲她們都是時裝界權威、美容界權威的忠實信徒。而這個姑娘跟她們不同，她是粗野的，也是真實的。因此

玉明相信加在這姑娘身上的「偽裝」是束縛。

「唉。老是頭暈，沒辦法。今年來這裏已經三次了。他媽的，人家求神拜佛也不得一男半女。偏偏我做這個，就是『黃大仙』有求必應。我是替×醫生打工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沒有了他，我也不知道怎樣辦了。」

「燕紅，」另一個不施脂粉，面色青綠的瘦女人說，「你也要小心點才好。死掉就當長睡，最怕半死不活的。你看我，廿五歲已經跟人乾一樣了，人老珠黃不值錢，將來……我們沒有資格談將來，只好今朝有酒今朝醉了。」那個瘦女人雖然說得「灑脫」，但已經眼有淚光了。

「哈！哈！」燕紅反而大笑起來，「我說呀，燕雁，看你還是小女孩一樣，有什麼好難過的？不是我說你，阿張仔也太爛賭了。你捱到金睛火眼，他花你的錢却像倒水一樣，你到底喜歡他什麼？」

「他對我好！」燕雁幽幽地說。

「你也信這個？我們也有得出賣嘛。還要學別人一樣談情說愛？你倒越活越小了。」

燕紅嘴角叨着煙，露出一個輕蔑的、不易覺察的笑來，兩條腿不停地擺着。她的眼睛似乎看得很遠，又似乎凝住了。她也許在想以往曾經真正笑過的日子，但一切都成了過去了……至於「將來」，她能有和她姊妹圈中不同的「將來」嗎？

玉明裝作打呵欠，因為她怕淚水會忍不住滴下來。甚至他母親死的時候，她也沒這樣難過。因為人老了總是會死的。而燕紅和燕雁尙是如此年青，但她們已預見了那無可奈何的「將來」，她們真的沒有別的路走嗎？

玉明不了解她們的生活，因為她們生活在不同的生活圈。但是玉明總是覺得她們和自己應該是一體的。她們的手應該相互握緊，玉明有那種抹去她們「偽裝」的衝動，但這不是時候，不是時候。

看着她們，玉明又想起了那些什麼「音樂廳」失火的「裸體艷屍」，（令人作嘔的字眼！）這些女人為什麼總是半裸或赤裸呢？因為她們的「保護者」爲了提防她們逃走，是從不給她們穿得整齊的。

玉明越想越氣憤，她雙手緊緊地握起來，她又看到了自己粗實如小樹的手，它真的沒

有一點力量嗎？不！這種看到的力量還不是最重要的。主要的還是頭腦啊！

玉明又把眼睛投向了那女的穿迷你裙的那雙男女，他倆還那樣是懶洋洋，毫不在乎，玉明真想在他們耳邊大喝一聲：「你們醒醒吧，你們是人嗎？是人嗎？」

兩個女人的談話猝然中斷。

另一種聲音，又引起了玉明的注意。

進來一個年輕男人，說他是男人，因為他已經失去了男孩子的純樸了。

他的頭髮很長，又修飾得過份。他雖然留有一點鬍子，但誰也不會相信他多過二十歲。他穿了一套料子很好的西裝，在裁剪方面是一流的，式樣就不敢恭維了。然而穿在他身上就恰如其份，更能突出他的時髦、輕佻，和不可信任。

他一進來，就熟絡地跟姑娘打招呼，表示了他這裏的常客。

當他發現了燕紅、燕雁的時候，誇張地表示了他的欣然：「呵呵！你們什麼時候來幫忙，帶挈一下小弟，怎樣呀？你們倒越來越漂亮了。哈哈！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，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們。」他還不等她們答腔，又指手劃腳的吩咐他身後的三個女人隨便坐

坐。她們比燕紅更年輕，一個因驚駭以至臉上全無血色。一個滿不在乎。一個呢？只是傻笑着。

「你看。」那個男人說，「我對她們不錯嘛。」他用下巴「指」了「指」那個滿不在乎的女人：「今年她就做了兩次，一切費用還不是我來負責！我們講義氣的。至於那個傻女，」他瞟了那個因驚惶而蒼白的姑娘：「她是第一次『領嘢』，你看她怕成這樣，真拿她沒辦法。傻得厲害。傻得厲害。嘿嘿！」

燕紅皺了一下眉頭，只是用嘲諷的眼神盯着眼前的男人。她的態度是使別人拿她沒辦法的。他給她看得不自在起來，只好乾笑着站了起來。

燕紅狠狠地踏着她腳下的煙蒂。

又進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她的衣着，她的臉孔都告訴了人們，這是一個貧窮的、飽經憂患的女人。她臉上的皺紋縱橫交錯，木無表情。

玉明看着她，看見她交了手續費，看見她喝下白開水和吞了藥丸……她為什麼要和自己做同樣的事情呢？她有太多的孩子？還是身體不好，不宜生育呢？

玉明真想和她交談，因為她的表面和自己太接近了，「師奶，你有很多孩子嗎？」

「沒有！一個也沒有！」她瞪了玉明一眼，粗聲粗氣地回答。

「沒有！一個也沒有！」這答案使玉明大吃一驚，這可能嗎？是真的嗎？

玉明相信她沒有說謊，事情的真相就猜不着了，因為這似乎是「不合情理」的，但什麼是「情理」呢？有時候生活是不管這個的。

也許她的家庭負擔太重，也許她根本沒有結婚，也許她是個失婚者，也許……誰知道？「李玉明。」護士姑娘在喚她進手術室。她從容地起步，她已經不再害怕。打胎算得了什麼呢？

她安靜地躺上手術牀上，她望着帶上安全手套的醫生和姑娘，是他們為自己解決了困難，她嘴唇微動一下，表示謝意。

姑娘帶笑地安慰她，說她「乖」，叫她不要怕。她想這姑娘每天要說多少次這樣的話呢？而每個聽衆的故事又怎樣呢？她覺得自己想得太多了，索性閉上眼睛。

她聽到鄰牀（中間有塊白布遮着）輕微的呻吟聲，她知道有個姊妹已做完了手術。